



日本

拾遺三寶感應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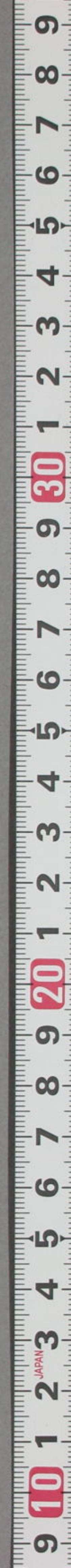
卷之五



三摩山會中
鐘書

第廿五卷

千厓文庫
文庫24
A 589
5 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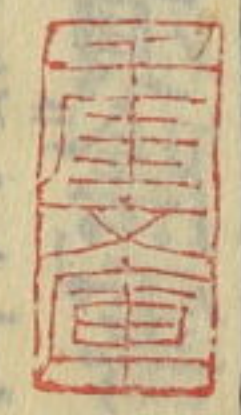
2724
A589
5
11

三緣山會

旭松館藏書



拾遺三寶感應傳卷第九



打睡菴主玄光輯

唐

沙門道林

唐調露年中桂州人薛甲常供一僧法號道林道德甚高瞻敬尤切如是供給十有餘年忽一旦辭去云貧道在此撓瀆多年更無所酬今有舊經一函且寄宅中一周年不問即可開展經歲餘開鎖見有金數千兩後賣一半買地造菩提寺并建道林真身供養至今像儀見存薛甲今見有孫禹賓在桂林效職

林風
土記

田本

僧伽大師

僧伽大師西域人也。俗姓何氏。唐龍朔初來遊此土。隸名於楚州龍興寺。後於泗州臨淮縣信義坊之地。施標將建伽藍於其標下。掘得古香積寺銘記并金像一軀。上有普照王佛字。遂建寺焉。唐景龍二年。中宗皇帝遣使迎師入內道場。尊為國師。尋出居薦福寺。常獨處一室。而其頂有一穴。恒以絮塞之。夜則去絮。香從頂穴中出。煙氣滿房。非常芬馥。及曉香還入頂穴中。又以絮塞之。師常濯足。人取其水飲之。痼疾皆愈。一日中宗於內殿語師曰。京畿無雨。以是數月。願師慈悲解朕憂迫。師乃將瓶水。泛洒俄頃。陰雲驟

起。甘雨大降。中宗大喜。詔賜所修寺額。以臨淮寺為名。師請以普照王字為名。蓋欲依金像上字也。中宗以照字是天石廟。諱乃改為普光王寺。仍御筆親書其額。以賜焉。至景龍四年三月二日。於長安薦福寺端坐而終。中宗即令於薦福寺起塔。漆身供養。俄而大風歛起。臭氣徧滿於長安。中宗問曰。是何祥也。近臣奏曰。僧伽大師化緣在臨淮。恐是欲歸彼處。故現此變也。中宗默然。心許其臭頓息頃刻之間。奇香郁烈。即以其年五月。送至臨淮。起塔供養。即今塔是也。後中宗問萬迴師曰。僧伽大師何人耶。萬迴曰。是觀音化身也。如法華經普門品云。應以比丘比丘尼等

身得度者即皆見之而為說法此即是也先是師初至長安萬迴禮謁甚恭師拍其首曰小子何故久留可以行矣及師遷化後不數月萬迴亦卒師平生化現事跡甚多具在本傳此聊記其始終矣出本傳及紀聞錄

不空三藏

唐梵僧不空得總持門能役百神玄宗禮之歲旱命祈雨不空言可過某日今祈之必暴上乃命金剛三藏設壇請雨果連淋注不止坊市有漂溺者遽召不空止之遂於寺庭建泥龍五六乃溜水胡言詈之良久復置之大笑有頃雨霽玄宗又嘗詔術士羅公遠與不空祈雨互陳其效俱召問之不空曰臣昨焚白

檀香龍上命左右掬庭水嗅之果有檀香氣每祈雨無他軌則但設數繡座手旋數寸木神念呪擲之自立於座上伺木神口角牙出目瞋雨輒至出酉陽雜俎

董進朝

董進朝唐元和中入軍時宿直城東樓上一夕月明忽見四人著黃從東來聚立城下說已姓名狀若追捕因相語曰董進朝常持金剛經以一分功德祝庇冥司我輩蒙惠如何殺之須在命相待若此人他去我等無所賴矣其一人云董進朝對門有一人同年同姓壽限相埒可以代矣因忽不見進朝驚異之及明聞對門哭聲問其故死者父母云子昨宵暴卒進

朝感泣說之應記因為殯葬供養其母後出家法名慧通
住興元寺出報

康仲戚

康仲戚唐元和十一年往海東數歲不歸其母唯一
子日久憶念有僧乞食母具語之僧曰但持金剛經
兒疾回矣母不識字令寫得經乃鑿屋柱以陷之加
漆其上晨暮敬禮一夕雷霆大震拔此柱去月餘兒
果還以錦囊盛巨木以至家入拜跪母問之仲戚
曰海中遇風舟破墜水忽有雷震投此木於波上某
因就浮之得至岸某命是其所與敢不尊敬母驚曰
必吾藏經之柱即破柱得經母子常同誦念出報
應記

吳可久

吳可久越人唐元和十五年居長安奉摩尼教妻王
氏亦從之歲餘妻暴亡經三載見夢其夫曰某坐邪
見為蛇在皇字陂浮圖下明且當死願為請僧就彼
轉金剛經冀免他苦夢中不信叱之妻怒唾其面驚
覺面腫痛不可忍妻復夢於夫之兄曰園中取龍舌
草搗傳之愈兄寤走取授其弟尋愈詰且兄弟同往
請僧轉金剛經俄有大蛇從塔中出舉首徧視經終
而斃可久歸佛常持此經出報
應記

开行立

唐开行立陝州人不識字長慶初常持金剛經一卷

隨身到處焚香拜禮，忽馳貨出同州，遇十餘賊，行立棄貨而逃，不五六十斤，賊舉之，竟不能動，相視驚異，追行立問之，對曰：中有金剛經，恐是神力，賊發囊果有經焉，却與百餘千，請其去，誓不作賊，受持終身。報出

僧法正

唐江陵開元寺般若院僧法正，日持金剛經三七遍，長慶初得病，卒至冥司，見若王者，問師生平作何功德，答曰：常念金剛經，乃捐上殿，登綉座，念經七遍，侍衛悉合掌，階下考掠論對，皆停息而聽，念畢遣一吏引還，主下階送曰：上人更得三十年在人間，勿廢讀。

誦因隨吏行數十里至一大坑，吏因臨坑自後推之，若墮空焉，死已七日，惟面不冷，荆州僧常靖親見其事。出酉陽雜俎

沙彌道蔭

唐石首縣有沙彌道蔭，常念金剛經，長慶初因他出夜歸中路，忽遇虎吼擲而前，沙彌知不免，乃閉目坐，默念金剛經，心期救護，虎遂伏草守之，及曙村中人來往，虎乃去，視其蹲處，涎流於地。出酉陽雜俎

何老

何老鄂州人，常為商，專誦金剛經，唐長慶中因傭人負貨，夜憇於山路，忽困寐，為傭者剽其首，投於澗中。

撰述 拾遺三書應應傳卷之九
取貨而趨市方鬻見何老來惶駭甚何曰我得誦經
之力誓不言於人遂相與為僧出報 應記

勾龍義

勾龍義閬州里人唐長慶中於郫縣傭力自給常以
邑人有疾往省之見寫金剛經龍義無故毀棄而止
絕之歸即啞醫不能愈頑輩無識亦竟不悔僅五
六年忽聞隣人有念是經者惕然自責曰我前謗真
經得此啞病今若悔謝終身敬奉却能言否自後每
聞念經即倚壁專心而聽之月餘疑如念得數日偶
行人寺逢一老僧禮之僧問何事遂指口中啞僧遂
以刀割舌下便能語因與念經正如鄰人之聲久而

訪僧都不復見壁畫須菩提指日此禮拜出報 應記

趙安

趙安成都人唐大和四年常持金剛經日十遍會蠻
寇退歸安於道中見軍器輒收置於家為仇者所告
吏捕至門涕泣禮經而去為獄吏所掠遂自誣服罪
將科斷到節帥廳柳杞自解乃詰之安曰其不為盜
皆得之巷陌每讀金剛經恐是其力節帥叱之不信
及過次忽於安名下書一放字後即云餘並准法竟
不知何意也及還洗浴禮經開匣視之其經揉裂折
軸若壯夫之拉也妻曰其忽聞匣中有聲如有所扑
乃安被考訊之時無差失也出報 應記

何軫妻

何軫以鬻販為業妻劉氏少斷酒肉常持金剛經先焚香像前願年止四十五臨終心不亂先知死日甚至唐大和四年冬四十五矣悉捨資裝供僧欲入歲徧別親故何軫以為病魅不信至歲除日請僧授八關沐浴更衣獨處一室跌坐高聲念經及辨色悄然兒女排室看之已卒頂熱灼手軫以僧禮塔葬在荊州北郭出酉陽雜俎

王殷

蜀在營率王殷常讀金剛經不茹葷飲酒為賞設庫子前後為人誤累合死者數四皆非意得免至唐大

和四年郭釗鎮蜀郭性嚴急小不如意皆死王殷因呈錦纈郭嫌其惡弱令祖背將斃之郭有蕃狗隨郭臥起非使宅人逢之輒噬忽吠聲立抱王殷之背驅逐不去郭異之怒遂解出酉陽雜俎

王翰

唐大和五年漢州什方縣百姓王翰常在市日逐小利忽暴卒經三日却活云冥中有十六人同被追十五人散配他處翰獨至一司見一青衫少年稱是己姪為冥官廳子遂引見推典又云是己兄貌皆不類其兄語云有冤牛一頭訴爾燒畚枉燒殺之又曾賣竹與殺狗人作筵筵殺狗二頭狗亦訴爾爾今各未

撰述

拾遺三藏傳卷之九

七

注死籍猶可以免為作功德翰欲為設齋及寫法華經金光明經皆曰不可乃請曰持金剛經七遍與之其兄喜曰足矣及活遂捨業出家出西陽雜俎

甯勉

甯勉者雲中人年少有勇氣善騎射能以力格猛獸不用兵仗北都守健其勇畧為衙將後以兵四千軍於飛狐城時薊門帥驕悍棄天子法反書聞闕下唐文宗皇帝詔北都守攻其南詔未至而薊門兵夜伐飛狐鉦鼓震地飛狐人洶然不自安謂甯勉曰薊兵豪健不可敵今且至矣其勢甚急願空其邑以遁去不然且暮拔吾城吾不忍父子兄弟盡血賊刃下悔

寧可及雖天子神武安能雪吾冤乎幸熟計之勉自度兵少固不能折薊師之鋒將聽邑人語慮得罪於天子欲堅壁自守又慮一邑之人悉屠於賊手憂既甚而策未決忽有謀者告曰賊盡潰矣有棄甲在城下願取之勉即登城垣望時月明朗見賊兵馳走顛躓者不可數若有大兵擊其後勉大喜開邑門縱兵逐之生擒數十人得遺甲甚多先是勉好浮圖氏常閱佛書金剛經既敗薊師擒其虜以訊焉虜曰向夕望見城上有巨人數四長二丈餘雄俊可惧怒目吐吻祖袒執劍薊人見之慘然汗慄即走避又安有闕心乎勉悟巨人乃金剛也益自奇之勉官御史中丞

日本

拾遺三藏傳卷之九

八

後為清塞副使出宣室志

倪勤

倪勤梓州人唐大和五年以武畧稱因典涪州興教倉素持金剛經倉有廳事面江甚為勝槩乃設佛像而讀經其中六月九日江水大漲惟不至此廳下勤讀誦益勵洎水退周祖數里室屋盡溺唯此廳畧不沾漬倉亦無傷人皆禮敬出報應記

高涉

唐大和七年冬給事中李石為太原行軍司馬孔目高涉因病使院鑿鑿鼓起時詣鄰房忽遇一人長六尺餘呼曰行軍喚爾涉遂行行稍遲其人自後振之

不覺向北約行數十里至野外漸入一谷底後上一山至頂四望邑屋盡在眼下至一曹司所追者呼云追高涉到其中人多朱絲當按者似雀行信郎中判云付司對復至一處數百人露坐與猪羊雜處領至一人前乃涉妹塔杜則也逆謂涉曰君初得書手時作新人局遣某買羊四口記得否今被相責意甚苦毒涉遽云爾時祇使市肉非羊也則遂無言因見羊人立齒則逡巡被領他去倏忽又見一處露架方梁梁上釘大鏡環有數百人皆持刀以繩繫人頭牽入環中剗剔之涉俱走出但念金剛經倏忽逢舊相識楊演云李說尚書時杖殺賊李英道為劫賊事已於

諸處受生三十年今却訴前事君常記得否涉辭已
年幼不省又遇舊典段怡先與涉為義兄弟逢涉云
弟先念金剛經莫廢忘否向來所見未是極苦處勉
樹善業今得還亦經之力因送至家如夢死已經宿
向拓處數日青腫出西陽雜俎

張政

張政邛州人唐開成三年七月十五日暴亡初見四
人來捉行半日至大江甚濶度深三尺許細看盡是
膿血便小聲念金剛經使者色變入城見胡僧長八
尺餘罵使者曰何不依帖亂捉平人盡皆驚拜及領
見王僧與對坐曰張政是其本宗弟子被妄領來王

曰待畧勘問政色怒王判放去見使者四人皆著大
枷僧自領政出城不見所渡之水僧曰吾是汝所宗
和尚汝識我否我是須菩提乃知是持經之力再三
拜禮僧曰弟子合眼僧以杖一擊不覺失聲乃活死
已三日唯心上煖出報應記

皇甫恂

皇甫恂字君和開元中授華州參軍暴亡其鬼神若
在長衢路中文道多槐樹見數吏擁篲恂問之荅曰
五道將軍常於此息馬恂方悟死耳嗟歎而行忽有
黃衣吏數人執符言天曹追遂驅迫至一處門闕甚
崇似上東門又有一門似尚書省門門衛極衆方引

入一吏曰公有官須別通且伺務隙取恂拱立候之
須臾見街中人驚矍辟易俄見東來數百騎戈矛前
驅恂匿身牆門以窺漸近見一老姥擁大蓋策四馬
從騎甚衆恂細視之乃其親叔母薛氏也恂遂趨出
拜伏自言姓名老姥駐馬問恂是何人都不省記恂即
稱小名姥乃喜曰汝安得來此恂以實對姥曰子姪
中惟爾福最隆來當誤耳且吾近充職務苦驅馳汝
就府相見也言畢遂過逡巡判官務隙命入見一衣
冠昂然與之承迎恂哀祈之謂恂曰足下陽中有功
德否恂對曰有之俛而笑曰此非妄語之所顧左右
曰喚閣反古瓦割家來恂甚惶懼忽聞疾報聲王有使

者來判官遽趨出拜受命恂窺之見一闍人傳命畢
方去判官拜送門外却入謂恂向來大使有命言足
下未谷來所司誤取足下自見大使便可歸也數吏
引去西行三四里至一府郡旌旗擁門恂被命入仰
視乃見叔母據大殿命上令坐恂俯伏而坐羽衛森
然旁有一僧趺寶座二童子侍側恂亦理揖叔母方
叙平生委曲親族誨恂以仁義之道陳報應之事乃
曰兒豈不聞地獄乎此則其所也須一觀之叔母顧
白僧願導引此兒僧遂整衣而命恂從我恂隨後行
北一二里遙望黑風自上屬下烟漲不見其際中有
黑城飛焰赫然漸近其城其黑氣即自去和尚文餘

而開至城門卽自啟其始入也見左右罪人初剥皮
吮血砍刺糜碎其叫呼怨痛宛轉其間莫究其數楚
毒之聲動地恂震怖不安求還又北望一門熾然炎
火和尚指曰此無間門也言訖欲歸忽聞火中一人
呼恂恂視之見一僧坐鐵牀頭上有鐵釘釘其腦流
血至地細視之是恂門徒僧胡辨也驚問之僧曰生
平與人及公飲酒食肉今日之事自悔何階君今隨
和尚必當多福幸垂救曰何以奉救僧曰寫金光明
經一部及於都市爲造石幢某方得作畜生耳恂悲
而諾之遂迴至殿具言悉見叔母曰努力爲善自不
至是又曰兒要知官爵否恂曰願知之俄有黃衣抱

案來敕于廡下發視之見京官至象又一節言大府
卿貶綿州刺史其後掩之吏曰不合知矣遂令二人
送恂歸再拜而出出門後問二吏姓氏一姓焦一姓
王相與西行十餘里有一羊三足截路吼散罵恂曰
我待爾父矣何爲割我一脚恂實不省且問之羊曰
君某年日向某縣縣尉廳上誇能割羊脚其時無羊
少府打屠伯屠伯活割我一脚將去我自此而斃吾
由爾而天恂方省之乃卑詞以謝託以屠者自明焦
王二吏亦同解紛羊當路立恂不得去乃謝曰與爾
造功德可乎羊曰速爲我寫金剛經許之羊遂喜而
去二吏又曰幸得奉送亦須得同幸惠各乞一卷竝

許之更行里餘二吏曰某只合送至此郎君自尋此
逕更一二里有賣漿店店旁斜路百步已下則到
家矣遂別去恂獨行苦困渴果至一店店有水甕不
見入恂竊取漿飲忽有一老翁大叫怒持刀以趨罵
云盜飲我漿恂大懼却走翁甚疾來恂反顧忽陷坑
中恍然遂活而殮棺中死已五六日既而妻覺有變
發視之綿綿有氣久而能言令急寫三卷金剛經其
夜忽聞敲門聲時有風歔歔然空中朗言曰焦某王
某家君功德今得生天矣舉家聞之更月餘胡辨師
自京來恂異之而不復與飲其僧甚恨恂於靜處畧
為說真中見師如此師輒不為之信既而去至信州

忽患頂瘡宿昔潰爛因篤僧曰恂言其神乎數日而
卒恂因為市中造石幢幢工始畢其日市中豕生六
子五色白自詣幢環遶數日疲困而卒今幢見存焉
恂後果為大府卿貶綿州刺史而卒

出通幽記

岑文本

唐中書令岑文本江陵人少信佛常念誦法華經普
門品曾乘船於巨江中船壞人盡死文本沒在水中
聞有人言但念佛必不死也如是三言之既而隨波
涌出已著北岸遂免死後於江陵設齋僧徒集其家
有一客僧獨後去謂文本曰天下方亂君幸不預其
災終逢太平致富貴也言訖趨出送出外不見既而

文本就齋於自食椀中得舍利二枚後果如其言出太平廣記

鄭鮮

唐鄭鮮字道子善相法自知命短念無以可延夢見沙門問之須延命耶可大齋日放生念善持齋奉戒可以延齡得福鮮因奉法遂獲長年出宣驗記

皇甫氏

唐僕射裴遵慶母皇甫氏少時常持經經函中有小珊瑚樹異時忽有小龍骨一具立於樹側時人以為裴氏休祥上元中遵慶遂居宰輔出廣異記

蔡州行者

唐宋汶牧黃州日秦宗權阻命作亂將欲大掠四境蔡州有念金剛經行者郡人咸敬之宗權差為細作令入黃州探事行者至黃州未逾旬為人告敗宋文大怒令於軍門集眾決殺忽報有加官使到將校等上言方聞喜慶不欲遽行殺戮由是但令禁錮逾月使臣不到又命行刑出陞牢次報使入境復且停止使已發引出就刑值大將入衙見之遽白於宋曰黃州士馬精強城壘嚴峻何惧姦賊窺覘細作本非惡黨受制於人將軍曲貸性命足示寬恕汶然之命髮髮負鉗緣化財物造開元新寺寺宇將就之一夜夢八金剛告曰負鉗僧苦行如此締構既終盍釋其鉗

以旌善類。汶覺大異之，遂令釋鉗，待以殊體。自後一
州悉呼為金剛和尚。出報應記

取海客

唐有一富商，恒誦金剛經，每以經卷自隨，嘗買取外國
夕宿於海島，眾商利其財，共殺之，盛以大籠，加巨
石，并經沈於海。平明，眾商舡發，而夜來所泊之島，乃
是僧院。其院僧每夕則聞人念金剛經聲，深在海底。
僧大異之，因命善泅者沈於水，訪之，見一老人在籠
中讀經，乃牽挽而上。僧問其故，云：被殺沈於海，不知
是籠中，忽覺身處宮殿，常有二人送飲食，安樂自在也。
眾僧聞之，悉普加讚歎，蓋金剛經之靈驗，遂投僧削

髮出家於島院。出報應記

殭僧

唐元和十三年，鄭滑節度使司空薛公平陳許節度
使李公光顏並准詔各就統所部兵自衛，入討東平。
抵濮陽南七里，駐軍焉。居人盡散，而村內有窳堵波
者，中有殭僧，瞪目而坐，佛衣在身，以物觸之，登時塵
散。眾爭集視，填咽累日。有許平郝義曰：焉有此事？因
以刀刺其心，如振土壤。義下塔，不三四步，捧心大叫
一聲而絕。李公遂令標蒞其事，瘞於其下。明日，陳平
毛清曰：豈有此乎？昨者郝義因偶會，取卽以刀環築
去，一齒清下塔，不三四步，捧頤大叫一聲而絕。李公

又令標蒞其事，瘞於其下，自是無敢犯者。而軍人所福乞靈香火大集，往環三四里，人稠不得入。馬軍人以錢帛衣裝檀施，還一二里而滿焉。司空薛公因令軍卒之戰傷瘡重者，許其落籍，居不旬月，則又從軍東入，而所聚之財為盜賊挈去，則無怪矣。至今乃瘡齒缺分明猶在。

出集異記

雞卵

唐敬宗皇帝御曆以天下無事，視政之餘，因廣浮屠教。由是長安中緇徒益多，及文宗嗣位，親閱萬幾，思除其害於人者，嘗顧左右曰：「自吾為天子，未能有補於人，今天下幸無兵革，吾將盡除害物者，使億兆之

民指今日為堯舜之世，足矣。有不能補化而蠹於物者，但言之，左右或對曰：「獨浮屠氏不能有補於大化，而蠹於物亦甚，可以斥去。」於是文宗病之，始命有司詔中外罷緇徒，說佛書義。又有請斥其不修教者，詔命將行，會尚食厨吏修御膳，以鼎烹雞卵，方燃火於其下，忽聞鼎中有聲極微，如人言者，迫而聽之，乃群卵呼觀世音菩薩也。聲甚悽咽，似有所訴。尚食吏異之，具其事。上聞，文宗命左右驗之，如尚食所奏。文宗歎曰：「吾不知浮屠氏之力，乃如是耶！」翌日，敕尚食吏無以雞卵為膳，因頒詔群國各於精舍塑觀世音菩薩像。

出宣室志

許文度

岐陽許文度太和中僑居岐陽郡後以病熱近月餘
一日臥於榻若沈醉狀後數日始寤初文度夢有衣
黃袍數輩與俱行田野四望間迴然無雞犬聲且不
知幾百里其時天景曠晦愁思如結有黃袍者謂文
度曰子無苦夫壽之與夭固有涯矣雖聖人安能逃
其數文度忽悟身已死恐甚又行十餘里至一水盪
自無際波若黑色杳不知其深淺黃衣人俱履水而
去獨文度懼不敢涉已而有二金人皆長五寸餘奇
光皎然自水上來黃衣者望見金人沮色震慄即辟
易馳去不敢偷視二金人謂文度曰汝何為來地府

中我今挈汝歸生途慎無恐文度懼稍解因再拜謝
之於是金人與文度偕行數十里俄望見里門喜不
勝忽聞有厲聲呼文度者文度悸而醒見妻子方泣
於前且奇且歎而羸憊不能運支體故未暇語其事
後旬日疾少間策而步於庭忽見二金人皆長五寸
餘在佛舍下即昔時夢中所見者視其儀將無毫縷
之異心益奇之始以其事告於妻妻曰昨者以君病
且亟妾憂不解然常聞釋氏有救苦之力由是棄資
玩鑄二金人之像每清且常具食祭之自是君之苦
亦瘳除蓋其力也文度感二金人報效之速不食生
牢常閱佛書因盡窮其指歸焉

出宣
室志

湯安仁

唐京兆湯安仁家富素事慈門寺僧以熙寧元年忽有客寄其家停止客盜他驢於家殺之以其皮遺安仁至負觀三年安仁遂見一人于路謂安仁曰追汝使明日至汝當死也安仁懼逕至慈門寺坐佛殿中經宿不出明日果有三騎并步卒數十人皆兵仗入寺遙見安仁呼湯安仁應而念誦愈進鬼相謂曰昨日不即取今修福如此何由可得因相與去留一人守之守之者謂安仁曰君往日殺驢驢今訴君使我等來攝君耳終須共往不去何益安仁遙答云往日他盜自殺驢但以皮與我耳我未之殺何為見追諸

公還為我語驢我本不殺汝然今又為汝追福于汝有利當捨我也此人許諾曰驢若不許我明日更來如其許者我不來矣言訖而出明日遂不來安仁於是為驢追福舉家持戒菜食云爾盧文礪說之安仁今見在出太平廣記

賈道羨

唐洛陽賈道羨博識多聞尤好內典貞觀五年為青州司戶參軍事為公館監窄無處置經乃以繩繫書案兩脚仰懸屋上置內經六十卷坐臥其下習讀忘倦日以繩爛一頭遂絕案仍儼然不落亦不傾動如此良久人始接取道羨子為隰州司戶說之云爾出冥

報記

曹州濟陰縣精舍

唐曹州濟陰縣西二十里村中有精舍至龍朔二年冬十月野火暴起非常熾盛及至精舍踰越而過焉比僧房草舍焚燬總盡唯金剛般若經一卷儼然如舊曹州參軍說之出冥報拾遺

李思一

唐隴西李思一今居相州之滏陽縣貞觀二十年正月已死經日而蘇語在冥報記至永徽三年五月又死經一宿而蘇說云以羊命未盡蒙王放復歸於王前見相州滏陽縣法觀寺僧辨珪又見會福寺僧弘

亮及慧寶三人並在王前辨荅見冥官去慧寶死期未至宜修功德辨珪弘亮今歲必死辨珪等是年果相繼卒後寺僧令一巫者就弘亮等舊房召二僧問之辨珪曰我為破齋今受大苦兼語諸弟子等曰為我作齋救拔苦難弟子輩即為管齋巫者又云辨珪已得免罪弘亮云我為破齋兼妄持人長短今被拔舌痛苦不能多言相州智力寺僧慧永等說之出冥報拾遺

章知十

唐右金吾兵曹京兆章知十至永徽中煮一羊脚半日猶生知十怒家人曰用柴十倍於常不知何意如

此更命重煮還復如故乃命剖之其中遂得一銅像長徑寸焉光明照灼相好成就其家一生不敢食酒肉中山郎餘令親聞說之出冥報拾遺

戍城佛像

唐幽州漁陽縣無終戍城內有百許家龍朔二年夏四月戍城火災門樓及人家屋宇並為煨燼唯二精舍及浮圖并佛龕上紙簾蘆蔭等但有佛像獨不延燎火既不燒歸然獨在時人見者莫不嗟異以為佛力支持中山郎餘令既任彼官又家兄餘慶交友人郎將齊郡因如使營州並親見其事具為餘令說之出冥報拾遺

清禪寺純金像

唐西京清禪寺先有純金像一軀長一尺四寸重八十兩隋文帝之所造也貞觀十四年有賊孫德信偽造璽書將一闍豎子詐稱敕遣取像寺僧聞奉敕索不敢拒付之經宿事發像身已被鑄破唯頭不銷太宗大怒處以極刑德信未死之間身已爛壞遍體瘡潰寺僧更加金如法鑄成出冥報拾遺

李觀

唐隴西李觀顯慶中寓止滎陽丁父憂乃刺血寫金剛般若心經隨願往生經各一卷自後院中恒有異香非常馥烈鄰側亦常聞之無不稱歎中山郎徐令

過鄭州見彼親友具陳其事

出太平廣記

豆盧夫人

唐陳國寶公夫人豆盧氏芮公寬之姊也夫人信罪福常誦金剛般若經未盡卷一紙許久而不徹後一日昏時苦頭痛四體不安夜臥愈甚夫人自念儻死遂不得終經欲起誦之令婢然燭而火悉已滅婢空還夫人復益歎恨忽見厨中有燭炬漸升堂陛直入臥內去地三尺許而無人執光明若晝夫人驚喜頭痛亦愈取經誦之有頃家人鑽燧得火燭光即滅自此日誦五遍以為常法後芮公將死夫人往視公謂夫人曰吾姊以誦經之福當壽百歲生好處也夫人

年至八十無疾而終

出冥報記

尼修行

唐龍朔元年洛州景福寺比丘尼修行房中有侍僮伍五娘死後修行為五娘立靈座經月餘日其姊及弟於夜中忽聞靈座上呻吟其弟初甚恐懼後乃問之答曰我生時於寺中食肉坐此大苦痛我體上有瘡恐汚牀席汝可多將灰置牀上也弟依其言置灰後看牀上大有膿血又語弟曰姊患不能縫衣汝太藍縷宜將布來我為汝作衫及襪弟置布於靈牀上經宿即成又語其姊曰兒小時染患遂殺一螻蟬取汁塗瘡得差今入刀林地獄肉中見有折刀七枚願

姊慈愍為作功德救助之。姊煎迫平難濟辦，但隨身衣服無益死者。今并未壞，請以用之。姊未報問，乃曰：兒自取去，良久又曰：衣服以來見在牀上。其姊試往觀之，乃所斂之服也。遂送淨土寺寶獻師處，憑寫金剛般若經，每寫一卷，了即報云：已出一刀。凡寫七卷了，乃云：七刀並得出訖。今蒙福業助，即往託生。與姊及弟哭別而去。吳興沈素法說淨土寺僧智整所說亦同。出冥報記

陳文達

唐陳文達，梓州郫縣人，常持金剛經，願與亡父母念八萬四千卷，多有祥瑞。為人轉經，患難皆免。銅山縣

人陳約曾為冥司所追，見地下築臺，問之云：此是般若臺，待陳文達，其為冥司所敬如此。出太平廣記

高紙

高紙，隋僕射潁之孫也。唐龍朔二年，出長安順義門，忽逢二人乘馬，曰：王喚紙，不肯從去，亦不知其鬼使策馬避之。又被驅擁紙，有兄是化度寺僧，欲往寺內，至寺門鬼遮，不令入紙，乃毆鬼一拳，鬼怒即拽落馬。曰：此漢大兇，麤身遂在地，因便昏絕。寺僧即令舁入兄院，明旦乃蘇云：初隨二使見王，王曰：汝未合來，汝曾毀謗佛法，且令生受其罪，令左右拔其舌，以犁耕之，都無所傷。王問水吏曰：彼有何福德如此？曰：曾念

金剛經王稱善即令放還因與客語言次忽悶倒如
吞物狀咽下有白脉一道流入腹中如此三度人問
之曰少年盜食寺家果子冥司罰令吞鐵丸後仕為
羽衛專以念經為事出報
應記

白仁哲

唐白仁哲龍朔中為號州朱陽尉差運米遼東過海
遇風四望昏黑仁哲憂懼急念金剛經得三百遍忽
如夢寐見一梵僧謂曰汝念真經故來救汝須臾風
定八十餘人俱濟出報
應記

竇德玄

竇德玄麟德中為卿奉使揚州渡淮船已離岸數十

步見岸上有一人形容憔悴擎一小襪坐於地德玄
曰日將暮更無船渡即令載之中流覺其有飢色又
與飯乃濟及德玄上馬去其人即隨行已數里德玄
怪之乃問曰今欲何去荅曰某非人乃鬼使也今往
揚州追竇大使曰大使何名云名德玄德玄驚懼下
馬拜曰某即其人也涕泗請計鬼曰甚媿公容載復
又賜食且放公急念金剛經一千遍當來相報至月
餘經數足其鬼果來云經已足保無他慮然亦終須
相隨見王德玄於是就枕而絕一宿乃蘇云初隨使
者入一宮城使者曰公且住我當先白王使者乃入
於屏障後聞王遙語曰爾與他作計漏洩吾事遂受

杖三子使者却出祖以示公曰契杖了也德云再三
媿謝遂引入見一著紫衣人下階相揖云公大有功
德尚未合來請公還出墮坑中於是得活其使者續
至云飢未食及乞錢財並與之問其將來官爵曰熟
記取從此改殿中監次大司憲次太子中允次司元
太常伯次左相年至六十四言訖辭去曰更不復得
來矣後皆如其言出報應記

宋義倫

唐宋義倫麟德中為號王府典籤暴卒三日方蘊云
被追見王王曰君曾殺狗兔鴿今被論君算合盡然
適見君師主云君持金剛經不惟滅罪更合延年我

今放君君能不喫酒肉持念尊經否義倫拜謝曰能
又見殿內牀上有一僧年可五六十披衲義倫即拜
禮僧曰吾是汝師故相救可依王語義倫曰諾王令
隨使者往看地獄初入一處見大鑊行列其下燃火
鑊中煮人痛苦之聲莫不酸惻更入一處鐵牀甚闊
人臥其上燒炙焦黑形容不辨西顧有三人枯槁佇
立頗似婦人向義倫叩頭云不得食喫已數百年倫
荅曰我亦自無何可與汝更入一獄向使者云時熱
恐家人見斂遂去西南行數十步後呼云無文書恐
門司不放出遂得朱書三行字並不識門司果問看
了放出乃蘊出報應記

李岡

唐兵部尚書李岡得疾暴卒唯心上煖三日復蘇云見一人引見大將軍蒙令坐索案看云錯追公有頃獄卒擎一盤來中置鐵丸數枚復昇一鐺放庭中鐺下自然火出鐺中銅汁湧沸煮鐵丸赤如火獄卒進盤將軍以讓岡岡懼云飽將軍吞之既入口舉身洞然又飲銅汁身遂火起俛仰之際吞並盡良久復如故岡乃前問之荅云地下更無他饌唯有此物即吸食之若或不食須臾即為猛火所焚苦甚與此唯與寫佛經十部轉金剛經千卷公亦不來吾又離此岡既復生一依所約深加敬異

出報應記

王陔

唐王陔為陰陽府果毅因病遂斷葷肉發心誦金剛經日五遍後染瘡疾見群鬼來陔即急念經鬼聞便退遙曰王令追汝且止誦經陔即為歇鬼悉向前陔乃昏迷欲絕須臾又見一鬼來云念經人王令權放六月既寤遂一心持誦晝夜不息六月雖過鬼亦不來夜聞空中有聲呼曰汝以持經功德當壽九十矣竟如其言

出報應記

王令望

唐王令望少持金剛經還邛州臨溪路極險阻忽遇猛獸振怖非常急念真經猛獸熟視曳尾而去流涎

滿地曾任安州判司過揚子江夜風暴起租船數百艘相接盡沒唯令望船獨全後終亳州譙令

出報應記

陳惠妻

唐陳惠妻王氏初未嫁表兄褚敬欲婚王氏父母不許敬詛曰若不嫁我我作鬼必相致後歸於惠惠為陵州仁壽尉敬陰害之卒後王夢敬旋覺有娠經十月不產王氏憂懼乃發心持金剛經晝夜不歇敬永絕交鬼胎亦銷從此日持七遍

出報應記

何滂

唐何滂天授初任懷州武德令常持金剛經至河陽水漲橋倒日已夕人爭上船岸遠未達欲沒滂懼且

急念經須臾近岸遇懸盧攀緣得出餘溺死八十餘

出報應記

張玄素

唐張玄素洛陽人少持金剛經天授初任黃梅宰家有厄難應念而消年七十遘疾忽有華蓋垂空遂澡浴與家人訣別奄然而卒

出報應記

李丘一

唐李丘一好鷹狗畋獵萬歲通天元年任揚州高郵丞忽一日暴死見兩人來追一人自云姓段時同被追者百餘人男皆著枷女即反縛丘一被鎖前驅行可十餘里見大槐樹數十下有馬槽段云五道大神

每巡察人間罪福於此歇馬在一方知身死至王門
 段指一胥云此人姓焦名策是公本頭遂被領見王
 曰汝安忍無親好殺他命以為已樂須臾即見所殺
 獸禽皆為人語云乞早處分焦策進云在在未合死
 王曰曾作何功德云唯曾造金剛經一卷王即合掌
 云冥間號金剛經最上功德君能書寫其福不小即
 令焦策領向經藏令驗至一寶殿眾經充滿在在試
 抽一卷果是所造之經既迴見王知造有實乃召所
 殺生類令懇陳謝許造功德在在依王命願寫金剛
 經一百卷眾歡喜盡散王曰於去焦策領出城門云
 盡力如此豈不相報在在許錢三百千不受與造

經二十部至一坑策推之遂活身在棺中唯聞哭聲
 已三日矣驚呼人至破棺乃起旬日寫經二十卷了
 焦策來謝致辭而去尋百卷亦畢揚州刺史奏其事
 勅加在在五品仍充嘉州招討使出報應記

唐于昶

唐于昶天后朝任并州錄事參軍每至一更後即喘
 息流汗二更後愈妻柳氏將召醫工昶密曰自無他
 苦但晝決曹務夜判冥司事力不任取每知有災咎
 即陰為之備都不形言凡六年後丁母艱持金剛經
 更不復為冥吏因極言此功德力令子孫佩轉後為
 慶州司馬年八十四將終忽聞異香非代所有謂左

右曰有聖人迎我往西方言訖而沒

出報應記

裴宣禮

唐裴宣禮天后朝為地官侍郎常持金剛經坐事被繫宣禮憂迫唯至心念經枷鎖一旦自脫推官親訪之遂得雪免御史任植同禁亦念經獲免

出報應記

吳思玄

唐吳思玄天后朝為太學博士信釋氏持金剛經日兩遍多有靈應後稍怠日夜一遍思玄在京病有巫褚細兒言事如神星下祈禱思玄往就見細兒驚曰公有何也鬼見皆走思玄私負知是經乃倍加精勵日念五遍兄疾醫無效思玄至心念經三日而愈思

玄曾於渭橋見一老人年八十餘著麤縷服問之曰為所生母也思玄怪之荅曰母年四十三時有異僧教云汝欲長壽否但念金剛經母即發心日念兩遍壽一百七十及鄰母誦過百歲今遵母業已九十矣

出報應記

渝州蓮華

渝州西百里相思寺北石山有佛跡十二皆長三尺許闊一尺一寸深九寸中有魚文在佛堂北十餘步貞觀二十年十月寺側泉內忽出紅蓮華面廣三尺遊旅往還無不歎訝經月不滅昔齊荊州城東天子井出錦于時士女取用與常錦不異經月乃歇亦此

撰述

類也

出吳均齊春秋

裴齡

開元中長安縣尉裴齡常暴疾數日至正月十五日
 夜二更後堂前忽見一黃衫吏持牒云王追齡辭已
 疾病呼家人取馬久之不得乃隨吏去見街中燈火
 甚盛吏出門行十餘里煙火乃絕唯一逕在衰草中
 可行五十里至一城牆壁盡黑無諸樹木忽逢白衣
 居士狀貌瑰偉謂二吏曰此人無罪何故追來顧視
 齡曰君知死未齡因流涕合掌白居士生不曾作罪
 業至此今為之奈何求見料理居士謂吏曰此人衣
 冠且又無過不且去其巾帶吏乃還之因復入城數

里之間見朱門爽麗奇樹鬱茂前謂一官云是主簿
 主簿遣領付典勘其罪福典云君無大罪理未合來
 齡便苦請救助檢察云殺一驢所以追耳然其驢執
 是市吏殺君第不承事當必釋須吏王坐主簿引齡
 入王問何故追此人主簿云市吏便引適以詰問云
 實求腸不遺殺驢言訖見市吏枷項在前有驢羊鷄
 豕數十輩隨其後王問市吏何引此人驢便前云實
 為市吏所殺將肉賣與行人不關裴少府事市吏欲
 言去他羊豕等各如所執王言此人尚有數政官錄
 不可久留宜速放去若更遲延恐形骸隳壞因謂齡
 曰令放君迴當萬計修福齡再拜出王復令呼謂主

簿可領此人觀諸地獄主簿令引齡前行入小孔中見牛頭卒以叉刺人隨業受罪齡不肯觀出小孔辭主簿畢復往別吏吏云我本戶部令史一人曰我本京兆府史久在地府求生人間不得君可為寫金光明經法華維摩涅槃等經兼為設齋度我即得生人間齡悉許之吏復求金銀錢各三千貫齡云京官貧窮實不能辦吏云金錢者是世間黃紙錢銀錢者白紙錢耳齡曰若求紙錢當亦可辦不知何所送之吏云世作錢於都市其錢多為地府所收君可呼鑿錢人於家中密室作之畢可以袋盛當於水際焚之我必得也受錢之時若橫風動灰即是我得若有風颺

灰即為地府及他鬼神所受此亦宜為常占然鬼神常苦饑燒錢之時可兼設少佳酒飯以兩束草立席上我得映草而坐亦得食也辭訖行數里至舍見家人哭泣因爾覺痛遍身恍惚迷悶久之開視遂活造經像及燒錢畢十數日平復如常

出廣異記

僧伽彌多羅

僧伽彌多羅師子國人證第三果麟德初來震旦高宗甚加敬重後往清涼敬禮文殊至西太原寺時屬諸僧誦華嚴經問是何經答曰華嚴肅然改容曰不知此地亦有是經合掌讚嘆曰此大方廣功德難思西國相傳有讀此經以水盥掌水露蟲蟻其捨命者

皆得生天

出華嚴感應傳

僧惠寬

綿州淨慧寺僧惠寬先時年六歲隨父設黃籙齋衆禮石天尊像惠寬時在不肯禮曰禮則石像遂倒不勝致也既禮而天尊像果倒腰已折矣後出家在寺近池人多捕魚爲業惠寬與受戒且曰爾輩不當以此爲給吾能令汝所得不失於舊因指其池畔盡生菌蕈漁人採之省力後人呼爲和尚蕈也

都記

阿足師

阿足師者莫知其所來形質癡濁神情不慧時有所

言靡不先覺居雖無定多寓闕鄉憧憧往來爭路禮謁山嶽檀布曾不顧瞻人或憂或疾獲其指南者其驗神速時陝州有富室張臻者財積鉅萬止有一男年可十七生而愚駭既孳手足復惜語言惟嗜飲食口如溪壑父母鍾愛盡力事之迎醫求藥不遠千里十數年後家業殆盡或有謂曰阿足賢聖見世諸佛何不投告希其痊除臻與其妻來抵闕鄉叩頭投淚求其拯濟阿足久之謂臻曰汝冤未散尚須十年愍汝勤虔爲汝除去卽令選日於河上致齋廣召衆多同觀度脫仍令齊致其男亦赴道場時衆謂神通而觀者如堵跂竦之際阿足則指壯力者三四人扶拽

其人投之河流，臻泊舉會之人莫測其為，阿足顧謂臻曰：為汝除災矣。久之，其子忽於下流十數步外，立於水面，戟手於其父母曰：與汝冤仇宿世，緣業賴逢聖者，遽此解揮，儻或不然，未有異日，挺身高呼，都不愚癡，須臾沈水，不知所適。出集異記

夏侯均

夏侯均者，冀州阜城人也。顯慶二年，病經四十餘日，昏亂殆死，自云被配作牛，頻經苦訴，訴云：嘗三度於隱師處受戒，懺悔自省，無過何忍，遣作牛身受苦，如是均已，被配磨坊，經二十日，苦使後為勘當，受戒是實，不虛，始得免罪。此人生平甚有旅力，酌酒好鬪，今

現斷酒肉，清信賢者，為隱師弟子，齋戒不絕。出冥報拾遺

福州南澗寺上方石像記

歐陽詹

萬物闐闐，各由襲沿，無襲無沿，而忽以然，苟非妖怪，實為珍慶。斯石像者，其珍慶歟？始孕靈醞，質朕兆未見，則峩峩巨石，巖峭山立，鎮郡城之前，阜歷蓮宮之上，界海若鞭而莫動，天時泐而終固。皇唐天寶八年五月六日，清晝忽騰雲傍，湧驟雨來，集驚飈環駭軒窗，杳冥雄雄者，雷驕然中震，迸大噴野，大聲殷空，岑嶺躩踞，潭洞簸蕩，須臾風雨散雲，雷收頂辟，輪困斬焉，中闢南委地，以柿落北干霄，而碣樹不上，不下，不西，不東，亭亭厥心，隱出真像，三十二相，具八十

種好備列侍環衛品覺有序莊嚴供養文物咸秩融
蜀木然慈面儼矣儀形似倚雪山而援法如開月殿
作端以跌坐異矣哉不曰博聞乎未聆於既往不曰多智
乎罔測其所來且物之堅莫堅於石況高厚廣袤又
群石之傑一朝瓜剖中有雕琢其為造石之初致有
形於外封乎其為有石之後入無間以內攻乎噫不
可以人事徵試請以神化察巍巍釋氏發揮道精其
身既傾其神不生等二儀以通變齊四大而有力教
於時有所頽靡人於教有所忸怩則為不可思議以
煦以吹故示此無跡之跡難然之然俾知其集無其字我
存存我之門經曰千百億化身蓋隨感而應茲身者

則千百億之一焉昔諸佛報現皆托於有命則有生
有生則有滅曷若因其不朽之物憑乎不動之基形
既長存法亦隨是與夫為童兒而出世假長者以來
化玄玄之微則雖一永永之利則不伴可以禮足而
悔罪寄影以安樂予則求福不回者焚香跪仰或從
釋子之後故於文粹嶮嶮之餘何聊書其所由來貞
元六年七月十五日出文苑記
英華

拾遺三寶感應傳卷第九

終

拾遺三寶感應傳卷之九
 撰述
 卅三

拾遺三寶感應傳卷第十

偽蜀

開照寺盜

偽蜀金堂縣三學士開照寺盜群寇入寺劫掠緇徒
 罄盡寺元有釋迦藕絲袈裟為千載之異物也賊曹
 分取與其妻拆而易之夫妻當時手指節節墮落鬚
 髮俱墜尋事敗戮於市出錄

僧紹明

偽蜀大慈寺賜紫慈昭大師紹明主持文殊閣常教
 化錢物稱供養菩薩聖像積有星歲所獲大半入己

撰述
後深病恒見火燒頂至足周而復始不勝其苦悔過
懺謝唱施衣竟不獲免出做戒錄

潼江軍

偽蜀潼江起軍攻取閬州兵火燒劫閬里蕩盡佛寺
有一大鐘在地有一卒運大石擊鐘令碎而鬻之鐘
破裂流迸正中卒脛雙折而死出做戒錄

宋

太祖御贊佛牙

初太祖迎洛陽唐高宗顯慶年間大沙門宣律師天
王太子所獻佛牙舍利於東京相國寺灌頂院安奉
至是帝親以烈火煨試晶明堅固光彩五色照人帝

製贊曰

功成積劫印文瑞
不是南山得恐難
眼觀數重金色潤
手擎一片玉光寒
煉時百火精神透
藏處千年瑩彩完
定果熏修真祕密
正心莫作等閑看

改灌頂院為法華院建重閣以智照大師慧溫主香

火南山舍利碑

真宗御贊佛牙

咸平六年帝勅右街僧錄備儀仗音樂華幡迎大相
國寺佛牙舍利供養於開寶寺塔下帝製讚曰
西方有聖釋迦文
接物垂慈世所尊

日本

常願進修增勝果

庶期饒益富黎元

三朝御讚舍利序

仁宗御贊佛牙

慶曆三年夏旱損稼六月詔迎相國寺佛牙禱于禁中隨時大雨其佛牙舍利祖宗御封帝手啟之灌以海上薔薇水得舍利一顆五色光發帝貯以琉璃餅製讚曰

三皇掩質皆歸土

五帝潛形已化塵

夫子域中稱至聖

老君世上亦言真

埋軀只見空遺塚

何處將身示後人

惟有吾師金骨在

曾經百煉色長新

以七寶莊嚴金盃貯之藉以白氎覆以瓔珞龍鳳之

衣供養踰月造金殿四門以象天宮而歸之

詳見翰林知制

誥王珪三朝御贊佛牙舍利序

羅漢

元豐間嘗久旱不雨裕陵禁中齋禱甚力一日夢有僧乘馬馳空中口吐雲霧既覺而雨大作翌日遣中貴人道夢中所見物色于相國寺三門五百羅漢中第十三尊畧彷彿即迎入內視之正所夢也王丞相禹玉作喜雨詩曰良弼為霖辜宿望神僧作霧應精求元參政厚之仙驥籊雲穿仗下佛華吹雨匝天流蓋記之相國寺羅漢本江南李氏時物在廬山東林寺曹翰下江南盡取其城中金帛寶貨連百餘舟私

盜以歸無以為之名乃取羅漢每舟載十許尊獻之
詔因賜于相國寺當時謂之押載羅漢云出百川學海

猪齒曰化佛贊

并序

晁補之

無咎

猪齒曰化佛者崇寧二年三月一日衛州護喜縣民
職氏殺猪祭神而民劉氏獵犬得其棄首骨卸之信
信四日不食民使其子析之其左牡齒曰中得肉如
拇色酣醴由醉正諦視之如來像也髮有珠如粟紺
目踟躕瞳子隱然莊嚴畢具觀者萬人補之從弟新
鄉令載之目覩其事記於石以示補之補之發然曰
佛菩薩誓救苦眾生至不愛頭目髓腦受人畜身出
無量苦而具縛凡夫以利養故殺害不已俱入劇苦

大火坑中號呼恐怖過又不改佛菩薩動於威神為
警此輩因懼生信令諸闍提隳彌戾車於沸鑊湯蓮
華涌出是佛菩薩心欲此事流布十方諸惡眾生有
芥子許過去善根皆大恐怖戒悔殺害普作回向諸
佛現前不覺身躍心喜復作是言從不可說劫民有
齒牙知相食故無日不殺由大地塵万死万生而佛
哀愍故動於希奇如優曇鉢華時一現耳夫以不可
說劫無日不殺万死万生之中而佛之威神纔時一
現而乃獨動於職氏之猪與劉氏之犬現已應傳而
若覩若不覩若信若不信至千萬人夫於千萬人中
而我兄弟兩人者又獨得而記且贊之則凡職氏所

殺與所祭若神所使若屠所殺若猪與劉氏所御若
 犬所析若子與記者吾弟贊者補之於過去世是一
 段事本末輕重皆有因緣惟有佛眼悉知悉見次第
 顯出終始圓成今四天下與未來世因此希奇與此
 文字辨意不殺決定自知如利寶刀斷多羅木意已
 斷故業不復萌無始怨仇俱為眷屬由是增長深般
 若因一切諸佛之所護念豈不勝哉豈不大哉三年
 七月二十七日初夜援筆為贊頃刻而成若佛力助
 文不加點云
 吾觀鳥獸 諸食肉形 鈎吻鋸牙 慘劇羅刹
 如是一類 是強非強 業力所驅 啖彼養已

是遭食者	死已能生	反誅其債	如汝啖我
版築上下	無有盡時	此業甚深	佛所不度
牛馬草食	口方齒平	業淺易超	無對復苦
人非牛馬	齊具瓠犀	食穀果蔬	形善應爾
云何不若	牛馬異生	無凶吻牙	而作鋒刃
鷹虎受報	形凶則悲	人形佛形	而慘鷹虎
故死受報	甚於馬牛	我誦此言	普勸橫目
血入牙故	殺生不休	至人無心	同仁一視
視人如我	視猪如人	人不自知	視猪何等
或其前世	諸眷屬因	云何無明	日殺眷屬
刺心取血	血大怒流	揚湯燻毛	毛須彌聚

日本

法苑珠林卷之二十一

五

死者不捨	萬猪常隨	汝莫鼓刀	謂猪賤畜
是熱血裏	有丈六身	南無佛陀	南無僧法
我不敢殺	諸佛現前	一切衆生	若飛若走
若潛若穴	大小妍媸	其血肉中	各具一佛
云何見佛	而欲鼓刀	汝欲殺猪	應作是念
罽賓國王	殺尊者時	未及捨刀	臂已墮落
白乳湧出	六種震驚	亦如此猪	腦破佛出
佛不在外	佛不在內	佛不在空	佛不在色
是猪不死	彼佛儼然	生分別心	自說人貴
謂羊豕業	本以供人	彼以業來	我何故受
受則羊豕	業歸我身	彼有大猪	生不啖微

食薄荷草	度群業猪	菩薩威神	示入異類
汝白肉眼	何由識猪	藏汝之刀	莫加猪首
驚齒曰肉	跏趺坐人	稽首至尊	在我齒曰
我不敢慢	無猪無人	惟願現前	諸見聞者
如菩薩誓	念念勿疑	以此勝因	普薦三世
父母師長	若寬若親	化柔輭心	去毒害意
捨熱血汗	獲甘露漿	苦海悉乾	同一安穩

陳堯咨

宋陳堯咨泊舟三山磯有老叟曰來日午後有大風舟行必覆宜慎之來日天晴萬里無片雲舟人請解繹公曰更待之同行舟皆離岸公託以事日午天色

皎然俄黑雲起於天末大風暴至折木飛沙怒濤若
山同行舟多沈溺公驚歎又見前叟曰其實非人乃
江之遊奕將也以公他日當位宰相固當奉告公曰
何以報德叟曰吾本不求報貴人所至龍神理當衛
護願得金光明經一部公許之至京以金光明經三
部遣人誦三山磯投之夢前叟曰本祇祈一公賜以
三今連升數秩再拜而去出專文類聚

張逸

張逸為事至死預造金像朝夕祈命臨刑乃折而項
不傷官問故荅曰唯以禮像為業其像項有二刀痕
如血因得免死出感應傳

元

金剛經靈異贊

有序

宋景濂

杭州周縉頗知書聚二三童子講習市中日誦金剛
經甚謹童子閔生觸翻佛前燈油涂於經枕之民俗
凡經像弊汗輒投濤江縉因束以紅氎做其俗行之
時元之大德庚子也越三年癸卯經忽還於舊所半
為潮沙所裹而紅氎如故縉驚喜與吳門僧儉拂去
沙塵其粘綴者逐番分析之徧請叢林開士題識左
方後八十一年當國朝洪武庚申經入沙門宥悌之
手復重加裝褱即南屏山中請濂說贊贊曰
至誠動物靡間毛髮此感彼應如磁引鍼況乎契經

世雄所說至心受持昭答如響昔周氏子朝夕嚴事
 經有滌汙投諸江湖閱三春秋忽返元所經實紙成
 難同鉄石非金剛力焉能不壞經無羽足不能飛行
 非金剛力誰挾而至由此而觀佛語所至百神訶衛
 無能損者然而此經觚翰所假雖載佛言靈從何起
 世之法藏所摸經文充棟汗牛未聞皆驗應知萬法
 實本一心由心誠故而經應之心靈經靈理無疑者
 是知此心其大無外其小無內神通妙用一一具足
 不假外求有能精進入在上乘證妙覺位亦無留難
 今因贊經推而達之欲作佛者此心卽是善思念之
 慎勿退轉法錄

梅檀瑞像記

元翰林程鉅夫瑞像記曰釋迦如來初爲太子生七
 日母摩耶棄世生切利天佛旣成道思念母恩遂昇
 切利天爲母說法優填國王自以久失瞻仰於如來
 欲見無從乃刻梅檀爲像目捷連尊者慮有闕陋躬
 以神力攝三十二匠昇切利天諦觀相好三返乃得
 其真旣成國王臣民奉之猶真佛焉及佛自切利天
 復至人間王率臣庶同往迎佛此像騰步空中向佛
 稽首佛爲摩頂授記曰我滅度千年之後汝往震旦
 也東土廣利人天由是西土一千二百八十五年龜慈
 六十八年涼州十四年長安一十七年江南一百七

撰述
拾遺三卷
淮南三百六十七年復至江南二十一年汴
涼一百七十七年北至燕京居聖安寺十二年北至
上京大儲慶寺二十年南還燕宮內殿居五十四年
丁丑歲三月燕宮火迎還聖安寺居今五十九年乙
亥歲當今大元世祖皇帝至元十二年也帝遣大臣
孛羅等四衆備法駕仗衛音伎迎奉萬壽山仁智殿
丁丑建大聖萬安寺已丑歲自仁智殿迎安寺之後
殿大作佛事瑞像計自優填王造始之歲至今之延
祐丙辰凡二千三百有七年

出殿記
碑刻

明

觀音石贊

宋景濂

虎林翁君祥卿得圓石一大可五六寸上現圓通大
士妙嚴寶相坐寶蓮華善財童子合爪侍側蓋大士
住不可思議解脫門能以神變作諸佛事攝受衆生
大則示化真身於補怛洛迦山小則寄影像於一木
一石不假人爲自然天造無非自慈愍中發現祥卿
因請濂作贊以顯神功以示闡提生我慢者贊曰
玄黃既肇分白石卽受質斯時未有佛云何能應現
千劫皆佛化難以時節拘劫初與劫終常居寂光土
石本無情物其頑無與等初無感通者云何佛示像
微塵刹土中塵塵皆是佛有情與無情本來同一體
諸佛亦無數動曰那由他云何圓通佛獨此示神變

日本

續藏三書

五

圓通於支那，夙有大因緣，所以不會捨如母之憶。子如來談諸相，皆是虛妄集。云何自著相，曷以釋迷網。由相以悟性，正如指指月。見月指則忘，寧有繫執故。以此四者觀，唯知佛願弘。聖凡盡融攝，調御菩提心。假石顯靈異，超出思慮表。既非圖繪力，又匪鐫勒功。幻成妙嚴相，七寶作瓔珞。瞋目結跏坐，正以慈愍故。用警闡提者，徒爾增怠慢。當知神通力，乃復有斯事。始悔未見時，口出不淨語。如仰首唾天，唾還著面。故愚癡誠可念，寧忍加斥逐。我願大地人，無不知三依。見石非見石，見佛亦非佛。但見無量光，各自心中發。徧照十方界，明如日月燈。十方諸品類，盡得諸佛智。

出護法錄

永樂帝

七月御製佛曲成，併刊佛經以傳。九月十二日，欽頒佛經至大報恩寺。當日光本寺塔見舍利光，如寶珠。十三日現五色毫光，卿雲捧日。千佛觀音菩薩羅漢妙相畢集，續頒佛曲至淮安給散。又見五色祥光彩雲滿天，雲中見菩薩羅漢天華寶塔龍鳳獅象。又有紅鳥白鶴盤旋飛繞，續又命尚書呂震都御史王彰齋捧諸佛世尊如來菩薩尊者稱歌曲往陝西河南。頒給神明協應，屢現卿雲圓光寶塔之祥。文武群臣上表稱賀，帝甚嘉悅。中官因是益重佛禮，僧建立梵

利遍兩京城內外云

出皇明通紀

時代未考

銀山老人

饒州銀山採戶逾萬並是草屋延和中火發萬室皆盡唯一家居中火獨不及時本州楊體幾自問老人老人對曰家事佛持金剛經

出報應記

歐陽璨

三傳歐陽璨住徐州南五十里有故到城薄晚方迴不一二里已昏瞑矣是夕陰晦約行三十里則夏雨大澍雷電震發路之半有山林夾道密林邃谷而多驚獸生怖惧不已既達山路雨勢彌盛俄見巨物出

于面前裁十餘步長丈餘色正白亦不辨首足之狀但導前而行生恐悸尤極口常誦大悲神呪欲朗誦之口已噤矣遂心存念之三數遍則能言矣誦之不輟俄失其妖去家漸近雨亦稍止自爾昏瞑則不敢出庭戶之間矣

出玉堂閒話

商居士

有商居士者三河縣人年七歲能通佛氏書里人異之後廬於三河縣西田中有佛書數百編手卷目閱未嘗廢一日從而師者百輩往往獨遊城邑值其行者聞居士每運支體瓏然若曼玉之音聽者奇之或曰居士之骨真鎖骨也夫鎖骨連絡如蔓故動搖之

體則有清越之聲固其然矣昔聞佛氏書言佛身有舍利骨菩薩之身有鎖骨今商居士者豈非菩薩乎然輿俗之人固不可辨也居士後年九十餘一日湯沐具冠帶悉召門弟子會食因告之曰吾年九十矣今日且暮且死汝當以火燼吾尸慎無逆吾旨門弟子泣曰謹聽命是夕坐而卒後三日門弟子焚居士於野及視其骨果鎖骨也支體連貫若紉綴之狀風一拂則纖韻徐引於是里人競施金錢建一塔以居士鎖骨瘞於塔中出宣室志

法門寺

長安西法門寺乃中國伽藍之勝境也如來中指節

在焉照臨之內奉佛之人罔不歸敬殿宇之盛寰海無倫僖昭播遷後為賊盜燬之中原盪泮人力既殫不能復構最須者材之與石忽一夕風雷驟起暴瀆連宵平曉諸僧闕望見寺前良材巨石阜堆山積亘十餘里首尾不斷有如人力置之於是鳩集民匠復構精藍至於貌備人謂鬼神送來愈更欽其聖力育王化塔之事豈虛也哉出玉堂閒話

渭濱釣者

清渭之濱民家之子有好垂釣者不農不商以香餌為業自壯及中年所取不知其紀極仍得任公子之術多以油煎燕肉置於纖釣其取鮮鱗如寄之於潭

撰述

拾遺三卷卷之十

賴其家數口衣食綸竿是賴忽一日垂釣於大涯
竟日無所得將及日晏忽引其獨蠶頗訝沈重迤邐
挽之獲一銅佛像既悶甚擲之於潭心遂移釣於別
浦亦無所得移時又牽出一銅佛於是折其竿斷其
綸終身不復其業出玉堂附語

毛德祖

滎陽人毛德祖初投江南偷道而過道逢虜騎所逼
伏在路側蓬蒿半身猶露分意受死合家念觀世音
俄然雲起雨注得免死也出辨正論

李儒俊

隊主李儒俊鎮虎牢為魏虜所圍危急欲降夜踰城

出見賊縱橫並臥儒俊乃一心念觀世音便過賊處
趨空澤賊即隨來儒俊便入草未及藏伏賊掩至儒
俊驚恐一心專念觀音經忽得馬馳去因此遂得脫

出辨正論

沈甲

吳郡人沈甲被繫處死臨刑市中日誦觀音名號心
口不息刀刃自斷因而被放一云吳人陸暉繫獄分
死乃令家人造觀音像冀得免死臨刑三刀其刀皆
折官問之故荅云恐是觀音慈力及看像項上乃有
三刀痕現因奏獲免出宜驗記

張達

日本

拾遺三卷卷之十

十一

張達有罪繫獄分當受死乃專念觀世音鎖械自脫
因遂獲免終身齋戒出張氏傳

高荀

滎陽高荀年已五十為殺人被收鎖頓地牢分意必
死同牢人云努力共念觀音荀云我罪至重甘心受
誣何由可免同禁勸之曰始發心誓當捨惡行善專
念觀音不離造次若得免脫願起五層浮圖捨身作
奴供養眾僧旬日用心鉗鎖自解監司驚懼語荀云
若佛神憐汝斬應不死臨刑之日舉刀刃斷奏得原
免出宣驗記

史雋

史雋有學識奉道而慢佛常語人云佛是小神不足
事也每見尊像恒輕誚之後因病脚攣種種祈福都
無效驗其友人趙文謂曰經道福中第一可試造觀
音像雋以病急如言鑄像像成夢觀音果得差出宣驗記

僧法慶

凝觀寺有僧法慶造丈六袂袿像未成暴死時寶昌
寺僧大智同日亦卒三日並蘇云見官曹殿上有人
似王者儀仗甚眾見法慶在前有一像忽來謂殿上
人曰慶造我未成何乃令死便檢文簿云慶食盡命
未盡上人曰可給荷葉以終壽言訖忽然皆失所在
大智便蘇眾異之乃往凝觀寺問慶說皆符驗慶不

復能食每日朝進荷葉六枝齋時八枝如此終身同流請乞以成其像出兩京記

劉度

劉度平原聊城人也鄉里千餘家並奉大法造立形像供養僧尼值虜主木末時此縣常有逋逃木末大怒欲盡滅一城眾皆兇懼分必殄盡度乃潔誠率眾歸命觀世音頃之末見物從空下繞其屋柱驚視乃觀世音經末大歡喜因省刑戮於是此城即得免害出冥記

南宮子敖

南宮子敖始平人也戊辰新平城為佛佛虜兒長樂公

所破合城數千人皆被誅害子敖雖分必死而猶至心念觀世音既而次至子敖群刃交下或高或僻持刀之人忽疲懈四支不隨爾時長樂公親自臨刑驚問之子敖聊爾答云能作馬鞍乃令原釋子敖亦不知所以作此言時後遂得遁逸乃造一觀音小像貯以香函行則頂戴出冥記

薛少殷

河東薛少殷舉進士忽一日暴卒於長安崇義里有一吏持牒云大使追引入府門既入見官府即解于叔明也少殷欲有所訴叔明日寒食將至何為饑雞子食也東面有一僧手持寶塔扇雙開少殷已在其

中叔明曰時某方欲上事和尚何為救此人乃迫而出令引少殷見判官及出門之西院閤者入白邊巡聞命素服乃入所見乃亡兄也叙泣良久曰吾以汝未成名欲薦汝於此分主公事故假追來非他也少殷時新婚懇不願住兄曰吾同院有王判官職居西曹汝既來此可以一謁而去乃命少殷於西院見之接待甚厚俄聞備饌海陸畢備未食王判官忽起顧見向者持塔僧曰不可食食之則無由歸矣少殷曰飢甚奈何僧曰唯蜜煎姜可食乃取食之而王判官竟不至僧曰可去矣少殷復出誦兄泣且請去兄知不可留乃入白官府許之少殷曰既得歸人間願知

當為何官兄曰此甚難言亦何用知之懇請乃召一吏取籍尋閱不令見之曰汝後年方成名初甚當極西得之次歷畿赤簿尉又一官極南此外吾不得知臨別兄曰吾舊使祇承人李俊令隨汝去有危急即可念之既去每遇危際皆見其僧前引少殷曰弟子素不相識和尚何乃見護如此僧曰吾為汝持金剛經故相護爾雅醒具述其事後年春果及第未幾授祕書省正字充和蕃判官及廻改同官主簿秩滿遇趙昌為安南節度少殷與之有舊求為從事欲厭及南之官昌許之曰乘遞之鎮未暇有表至江陵當以表請及表至少殷尋以丁母憂服除選授萬年縣尉

時青淄卒吏與駙馬家僮鬪死京兆府不時奏德宗
赫怒時少殷主戒唐一日乃貶高州雷澤縣尉十餘
年備歷艱苦而李俊常有所護及順宗嗣位有詔叔
錄貶官少殷移至珪陽與貶官李定同行過水勒馬
與一從人言即李俊也云某月日已足拜別而去少
殷曰吾兄言官止於此李俊復去將不久矣李定驚
慘其事因問具以告之數日而卒

出前定錄

雍州僧

雍州有僧誦法華隱于白鹿山感一童子常供給至
終置屍巖下餘骸枯朽唯舌多年不壞

出侯君素集

韓光祚

桃林令韓光祚攜家之官途經華山廟下車謁之入
廟門而愛妾暴死令巫請之巫言三郎好汝妾既請
且免至縣當取光祚至縣乃召金工為妾鑄金為觀
世音菩薩像然不知告五日妾暴卒半日方活云適
華山府君備車騎見迎出門有一僧金色遮其前車
騎不敢過神曰且留更三日迎之光祚知其故又以
錢一千圖菩薩像如期又死有頃乃蘇曰適又見迎
乃有二僧在未及登車神曰未可取更三日取之光
祚又以千錢召金工令更造像工以錢出縣遇人執
猪將烹之工愍焉盡以其錢贖之像未之造也而妾
又死俄即蘇曰已免矣適又見迎車騎轉盛二僧守

其門不得入有豪猪大如馬衝其騎所向顛仆車騎却走神傳言曰更勿取之於是散去光祚怪何得有猪拒之金工乃言其故由是益信內教出紀

新昌坊民

青龍寺西廊近北有繪釋氏部族曰毘沙門天王者精彩如動所請輻湊有居新昌里者因時疫百骸綿弱不能勝衣醫巫莫能療一日自言欲從釋氏因肩置繪壁之下厚施主僧服食於寺廡逾旬夢有人如天王之狀持筋類綆以食病者復促迫之咀爵堅韌力食衰丈遽覺綿骨木強又明日能步又明日能馳逾月以力聞先是禁軍懸六鈞弓于門曰能引其半

者倍糧以賜至滿者又倍之民應募隨引而滿於是服厚祿以終身出唐關史

鄧成

鄧成者豫章人也年二十餘曾暴死所由領至地獄先過判官判官是刺史黃麒麟卽成之表丈也見成悲喜具問家事成語之悉皆無恙成因求哀麟云我亦欲得汝歸傳語於我諸弟遂入白王旣出口已論放汝訖久之王召成問云汝在生作何罪業至有爾許寬對然筭猶未盡當得復還無宜更作地獄寬也尋有畜生數十頭來噬成王謂曰鄧成已殺爾輩復殺鄧成無益之事我今放成却迴令爲汝作功德皆

撰述 拾遺三卷 盧氏傳卷之十
使汝託生人間不亦善哉悉云不要功德但欲殺鄧成耳王言如此於汝何益殺鄧成汝亦不離畜生之身曷若受功德即改爲人身也諸輩多有去者唯一驢頻來蹋成一狗齧其衣不肯去王苦救衛然後得免遂遣所追成吏送之出過麟麟謂成曰至喜莫過重生汝今得還汝足忻慶吾雖爲判官然日日恒受罪汝且住此少當見之俄有一牛頭卒持火來從麟頂上然至足麟成火遂滅尋而復生悲涕良久謂成曰吾之受罪如是其可忍也汝歸可傳語弟努力爲造功德令我得離此苦然非我本物雖爲功德終不得之吾先將官料置得一莊子今將此造經佛即當

得之或恐諸弟爲恍惚不信汝言持吾玉簪還以示之因拔頭上簪與成麟前有一大水坑令成合眼推入坑中遂活其父母富於財憐其子重生數日之內造諸功德成既愈遂往黃氏爲說麟所託以玉簪還之黃氏識簪舉家悲泣數日乃賣莊造經也
出廣異記

盧弁

盧弁者其伯任湖城令弁自東都就省夜宿第二谷夢中見二黃衣吏來追行至一所有城壁入城之後欲過判官屬有使至判官出迎吏領住一舍下其屋上有蓋下無梁柱下有磨十枚磨邊有婦女數百磨恒自轉牛頭卒十餘以大箕抄婦人置磨孔中隨

磨而出骨肉粉碎苦痛之聲所不忍聞弁於眾中見其伯母即湖城之妻也相見悲喜各問其來由弁曰此等受罪云何曰坐妬忌以至於此弁曰為之奈何伯母曰汝素持金剛經試為我誦或當滅罪弁因持經磨遂不轉受罪者小息牛頭卒持叉來弁所怒曰何物郎君來此誦經度人作事弁對曰伯母在此卒云若惜伯母可與俱去弁遂將伯母奔走出城各歸就活初弁唯一小奴同行死已半日其奴方欲還報會弁已蘇後數日至湖城入門遇伯設齋家人見弁驚喜還報伯母迎執其手曰不遇汝當入磨中今得重生汝之力也

出廣異記

崔善冲

崔善冲先初任梓州桐山丞雋州刺史李知古奏充判官諸蠻叛殺知古善冲等二十餘人奔走擬投昆明夜不知道冲專念尊經俄見炬火在前眾便隨之至曉火滅乃達昆明

出報應記

劉式之

彭城劉式之常供養一金像無故失去不知所在式之夙夜思愆自責至念冥通經百日後其像忽然自現本座神光照室全家驚喜倍家傾心

出辨正論

葛濟之

葛濟之句容人稚川之後妻同郡紀氏體貌閑雅有

撰述
婦德濟之世事神仙紀亦慕而心樂佛法常存誠不
替忽一旦方織俄覺雲日開朗空中清明因投梭仰
望四表見西方有如來真形及寶蓋幢幡映天心獨
喜曰經說無量壽者即應此耶便頭面作禮乃引濟
之亦登時見半身及諸幡蓋俄而隱沒於是雲日鮮
華五色燭耀鄉里備觀移時方歇焉
出冥
祥記

何曇遠

何曇遠廬江人父萬壽御史中丞曇遠奉法持菩薩
戒年十八丁父艱哀毀成疾殆將滅性號踊之外歸
心淨土庶祈感應時請僧數人曇遠向僧舍懺悔宿
業終無感徵僧舍每加獎勵不令懈怠爾後因夜轉

經竟眾僧已眠曇遠忽自歌誦僧舍驚而問之曇遠
曰見佛身黃金色光焰丈餘幡華翼從充滿虛空佛
自西至呼令速去曇遠素羸弱少力此文壯厲悅懌
便於合中取香著手中并以園華散空母曰汝今若
去不念吾耶曇遠無所言而頓臥宿信家中聞此靈
異亦皆欣肅不堪悲懼曇至五更忽然而終宅中芬

馨數日
出冥
祥記

李洽

山人李洽自都入京行至灞上逢吏持帖云追洽洽
視帖文字錯亂不可復識謂吏曰帖書乃以狼籍吏
曰此是閻羅王帖洽聞之悲泣請吏暫還與家人別

撰述 拾遺三書卷之十一
吏與偕行過市見諸肆中饋饌吏視之及洽問君欲食乎曰然乃將錢一千隨其所欲即買正得一將與吏食畢甚悅謂洽曰今可速寫金光明經或當得免洽至家寫經別家人畢吏去行數十里至城壁宇峻嚴因問此為何城吏云安祿山作亂所司恐賊越逸故作此城以遏之又問城主為誰曰是鄔元昌洽素與城主有故請為通之元昌召入相見悲喜須臾有兵馬數十萬至城而過元昌留洽坐出門迎候久之乃回洽問此兵云何曰閻羅王往西京大安國寺也既至寺登百尺高座王將簿閱云此人新造金光明經遂延筭故未合死元昌歎羨良久令人送回因此

得活出廣異記

章氏子

章氏子自幼宗儒非儒不言故以釋氏為胡法非中國宜興有二女長適相里氏幼適胡氏長夫執外舅之論次夫則反之常敬佛奉教攻習其文字其有不譯之字讀宜梵音者則屈舌效之久而益篤及章氏子寢疾命其子曰我儒家之人非先王之教不服吾今死矣慎勿為俗態鑄釋飯僧祈祐於胡神負吾平生之心其子從之既除服而胡氏妻死凶問到相里氏以其婦臥疾未果訃之俄而疾殆其家泣而環之且屬續焉歛若鬼神扶持驟能起坐呼其姑曰妾季

撰述
拾遺三書卷之十
妹死已數月何不相告因泣下嗚咽其夫給之曰安
得此事賢妹微恙近聞平復荒惑之見未可憑也勿
遽惆悵今疾甚且須將息又泣曰妾妹在此自言今
年十月死甚有所見命吾弟兄來將傳示之昨到地
府西曹之中聞高墻之內冤楚叫悔之聲若先君聲
焉觀其上則火光迭出焰若風雷求入禮覲不可因
遙哭呼之先君隨聲叫曰吾以平生謗佛受苦彌切
無曉無夜畧無憇時此中刑名言說不及惟有聲家
廻向冥資撰福可救萬一輪劫而受難希降減但百
刻之中一刻暫息亦可畧舒氣耳妹雖宿罪不輕以
夫家積善不墮地獄卽當上生天宮也妾以君心若

先君亦當受數百年之責然委形之後且當神化為
鳥再七飯僧之時可以來此其夫泣曰洪爐變化物
固有之雀為蛤蛇為雉雉為鵠鳩為鷹田鼠為鴛鴦
草為螢人為虎為猿為魚為鼈之類史傳不絕為鳥
之說豈敢浚誅然鳥群之來數皆數十何以認君之
身而加敬乎曰尾底毛白者妾也為妾謝世人為不
善者明則有人誅暗則有鬼誅絲毫不差因其所迷
隨迷受化不見天寶之人多而今人寡乎蓋為善者
少為惡者多是以一廁之內蟲豸萬計一塲之下蟻
蟻千萬而昔之名城大邑曠蕩無人美地
斷草莽得非其驗乎多謝世人勉植善業言訖復臥

其父遂卒其為婦也奉_レ上敬事夫順為長慈處下謙
故合門憐之憫其芳年而變異物無幼無長泣以俟
鳥及期鳥來者數十唯一止於庭樹低枝窺其姑之
戶悲鳴屈曲若有所訴者少長觀之莫不嗚咽徐驗
其尾果有二毛白如霜雪姑引其手而祝之曰吾新
婦之將亡也言當化為鳥而尾白若真吾婦也飛止
吾手言畢其鳥飛來馴狎就食若素養者食畢而
自是日來求食人皆知之數月之後鳥亦不來
錄

黃山瑞像

魯郡任城野黃山瑞像蓋生於石狀如胚混焉昔有

採招者山中見像因往祈禱如願必得由是遠近觀
者數千人知盜官恐有姦起因命石工破山石輦瑞
像致之邑中大寺門樓下於是邑人於寺建大齋凡
會數千人齋畢眾散日方午忽然大風黑雲覆寺雲
中火起電擊門樓飛雨河注邑人驚曰門樓灾矣先
是僧造門樓高百餘尺未施丹牖而樓勢東傾以大
木撐之及雨止樓已正矣蓋鬼神以像故而共扶持
焉出紀

鉗耳含光

竺山縣丞鉗耳含光者其妻陸氏死經半歲含光秩
滿從家居竺山寺有大墩暇日登望忽於墩側見陸

撰述
推遺三卷
卷之三
氏相見悲喜問其死事便爾北望見一大城云所居
在此邀含光同去入城城中屋宇壯麗與人間不殊
傍有一院院內西行有房數十間陸氏處第三房夫
婦之情不異平素衣玩服具亦爾久之日暮謂含光
曰地府嚴切君宜且還後日可領兒子等來欲有所
囑明日不煩來也及翌日含光又往陸氏見之驚愕
曰戒卿勿來何得復至頃之有緋衣吏侍從數十人
來入院陸氏令含光入牀下垂氈至地以障之戒使
勿視恐主客有犯俄聞外呼陸四娘陸氏走出含光
初甚怖懼後稍竊視院中都有二十八婦人緋衣各
令解髻兩兩結投盆中寃楚之聲聞乎數里火滅乃

去陸氏徑走入房含光見入接手牀上良久悶絕既
寤含光問平生齋菜誦經念佛何以更受此苦荅云
昔欲終時有僧見誚令寫金光明經當時許之病亟
草草遂忘遺囑坐是受妄語報惟此酷罰所欲見兒
子者正爲造金光明經今君已見無煩兒子也含光
還家乃具向諸子說其事悲泣終夕及明往視已不
復見但荒草耳遂貨家產得五百千刺史已下各有
資助滿二千貫文乃令長子載往五臺寫經至山中
遍歷諸臺未有定居尋而又上臺山路之半遇一老
僧謂之曰寫經救母何爾遲迴留錢於臺宜速還寫
金剛經也言訖不見其子知是文殊菩薩留錢而還

乃至舍寫經畢上殿又見地獄因爾直入遇開門乃
扣之門內問是誰鉗耳贊府即云是我久之有婦人
出曰貴閣令相謝寫經之力已得託生人間千萬珍
重合光乃問夫人何故居此答云罪狀頗同故復在
此爾出廣異記

崔平業

梁人崔平業者善弓馬為武士監軍一生以偷佛錢
銅為業賣銅以供酒肉心無慚懼年五十妻子兄弟
並死業一身忽病日障飢寒並至餓死出辨正論

丁零

相州鄴城中有一丈六銅立像一軀賊丁零者志性兇

悖無有信心乃彎弓射像箭中像面血下交流雖加
瑩飾血痕猶在又選五百力士令挽仆地消鑄為銅
擬充器用乃口發大聲響烈雷震力士亡竟喪膽人
皆仆地迷悶宛轉怖不能起由是賊侶慚惶歸信者
衆丁零後時著疾被誅乃死出宜驗記

贅肉

釋氏因果時有報應近歲有一男子既貧且賤於上
吻忽生一片贅肉如展兩手許大下覆其口形狀醜
異殆不可言其人每飢渴則揭贅肉以就飲啜頗甚
苦楚或問其所因則曰少年無賴曾在軍伍常於佛
寺安下同火共割一羊分得少肉旁有石佛像上吻

間可置之不數日嬰疾遂生此贅肉焉出玉堂間話

西明寺

長安城西明寺鐘寇亂之後緇徒流離聞其寺者數年有貧民利其銅袖鎚鑿往竊鑿之日獲一二斤鬻於闐闐如是經年人皆知之官吏不禁後其家忽失所在市銅者亦誣其不來後官欲徙其鐘於別寺見寺鐘平墮在閣上及作之見盜鐘者抱鎚鑿儼然坐於其間即已乾枯矣出玉堂間話

明相寺

鳳洲城南有明相寺佛數尊皆飾以金焉亂罹之後有貧民刮金鬻而自給迨至時寧金彩已盡於是遍

身生癬癢不可忍當須以物自刮皮盡至肉肉盡至骨而死焉毀佛之咎昭報如此出真祥記

僧義孚

僧義孚青社人解琴寓於江陵龍興寺行止詭譎府主優容之俾齋錢帛詣西川寫藏經或有人偷竊社戶所造藏經出貨義孚以廉價贖之其羨財遂為所有一且發覺責經者斃於枯木下此僧雖免罪未久得疾兩唇反引有似驢口其熱痛不可忍此人皆畏見苦楚備極而死同寺有數輩販鬻經像懼而捨財修功德以孚為鑒戒出真報錄

般若彌伽薄

于闐國沙彌般若彌伽薄堅持戒行專誦華嚴忽有
 人合掌謂言諸天請師願師閉目俄至天上天主跪
 而請曰今方與修羅戰屢被摧衄屈師誦華嚴經望
 法力加被師乘天輅心念華嚴以諸天衆對彼勅敵
 修羅見之忽然潰散須臾送歸身添天香終身不滅
 出華嚴感應傳

王明幹

纂靈記云京兆人王明幹素不修善因患暴死將入
 地獄見一僧教之偈云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
 當如是說心造諸如來誦此偈者能排地獄諸苦其
 人誦已乃入見王王遂放免當誦偈時聲所至處受

苦之人皆得解脫

此晉經下文與今唐經下二句稍別

拾遺三寶感應傳卷第十 終

命題三寶惠觀書卷第十

貞享三年丙寅孟冬穀日

書肆戶島宗兵衛壽梓



